

明獻徵錄 八十五

百八

一	五	七	八	九	漢書門
二	四	六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七	八	九	漢
二	七	一	五	
二	七	二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87
冊數	157 (104)
函號	287 153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浙江二

知府

那彥仁

王宗顯

文燧

玉璣

謝袞

趙登

孔奇

馮敏

劉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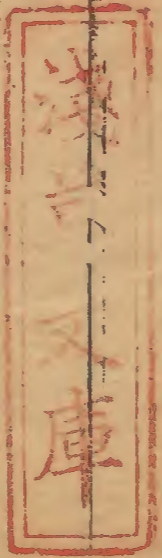
李信圭

胡濬

蕭鼎

文林

呂夔



南大吉

陳讓

郁山

沈愷

岑用賓

韓邦憲

方揚

同知

劉邦采

區益

黃釗

通判

湯世賢

推官

孫樓

知縣

何弓

葉宗行

鄭行簡

張俊

陳榮

厲昇

徐獻忠

葉祿

吳成器

教授

胡翰

戴呬

教諭

聶大年

黃瑛

訓導

戴冠

萬吉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浙江二

知府

嚴州府知府郭彥仁傳

郭彥仁無為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與浙西命彥仁往為叅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州功陞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仁克本司督事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與之有隙四月上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狀徵錄

曼山館

專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夜  
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  
勇質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  
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判卽我心也身包  
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  
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  
所圖之易成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愜所向成功  
文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嘗提師

擊寇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亂  
殺守臣叅政胡大海文忠卽遣彥仁率兵討之彥仁  
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彥仁遂入金華  
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文  
忠復調彥仁領兵屯縉雲以遏其侵軼後援新城取  
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績授嚴州府知府

王宗顯傳

黃金

王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倚  
居嚴州歲戊戌三月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  
知其爲儒者禮遇之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  
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宗顯于幕下是年終 太祖親  
征婺至蘭谿大海以宗顯見 上曰爾與我同鄉里  
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委託甚密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  
自爲心回以告 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及攻婺城首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

攻城不下樞密院同僉甯安府與守將帖木烈思不  
果如宗和顯所察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詣上請降開東門  
 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為寧  
 越府以宗顯知寧越府事于是宗顯開郡學延儒士  
 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  
 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忻悅

嘉興知府呂君文燧墓碑

宋 濂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  
 縣釋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財  
 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  
 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眾呂氏之聲聞東  
 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  
 不敢怒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  
 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  
 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  
 藉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

廣名錄 卷之八十一 四  
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名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夏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卽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惠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卒 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

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初君之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爲人如孺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



寧波知府王公璉傳

王璉字器之山東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  
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  
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  
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卽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  
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  
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廵倉視其漏濕輒用蜃灰  
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譴爲戒璉曰如  
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  
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璉大怒謂

埋羹  
太守

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左右  
撒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洪  
武壬午靖難兵起璉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  
縛詣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璉之去任也行李蕭然  
父老追贖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浙江處州府知府謝袞傳

謝子襄名袞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人始以才薦授浙  
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  
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  
蝗爲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嘗  
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  
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  
獲盜正其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于襄前俛  
首有訴者遣人問得實拍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  
逃山谷時鳩衆出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知發官

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于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  
 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于襄  
 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  
 卒同時有陳永年者與于襄同邑里由戶科給事中  
 為福建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蝻傷稼一夕可  
 數十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今之咎也民何辜  
 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  
 州遂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湖州府知府趙公登傳

李濂

趙公登字從善河南祥符人性鯁直言不苟發  
 未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部給事中乙酉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蒞事公廉多  
 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超遷浙  
 江湖州府知府其操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  
 邦本慮元元或阨于饑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  
 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德意各區里之長及鄉之耆  
 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莫不  
 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浹旬輒得穀數萬石倉廩弗

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者民洎殷  
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委  
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於是里社細民皆歡  
忭鼓舞仰戴朝廷生成之恩而永嘉黃文簡公淮實  
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田園縣  
官莫能制公論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聞竟遷  
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然姦宄  
屏跡正統壬戌去任其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  
日云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卅過吳興夙慕

昔漢雪川道場山之勝弭節遊宴者數日聞是  
餘年來稱賢守者二皆敝邑人前有趙登後有岳瑄  
竝以循良稱雖婦人孺子至今猶能道其事吳興語  
曰賢守趙岳治行卓犖蓋當時行久任法趙守郡十  
有七年而岳則滿九載始遷去是故各成其名漢王  
嘉謂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  
長吏亦各安官修職莫有苟且之意其有治行課最  
者輒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亦不遽遷它任以重斯  
民之去思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  
爲盛東都以來數易守宰而朱浮左雄輩屢懇懇言

之可謂達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瘁而良吏鮮聞於世有由然哉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傳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江西豐城人由進士擢刑部主  
事未幾改北京行部又調行在刑部以清慎公平著  
稱陞嚴州府知府布衣蔬食如未第時而愛民如子  
惟恐傷之建利去弊夙夜惟勤屬官之不能者教之  
不善者諭之速改未嘗輒加之罪有君子長者之風  
焉吏民戴之殆若慈母宣德八年春來朝以寒疾卒  
於京師

紹興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勵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  
缺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  
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才氣英邁壯志亦  
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  
卽躬走羣祀到禱篤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逾月以  
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矣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  
有爲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宋太子少師贈司  
徒謚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  
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

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  
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焉初伯淳以通星  
曆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校故數  
過伯淳已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  
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  
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  
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廬得君所對策  
而次第焉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  
人無孳死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  
京理武臣勳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

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君當往大名而給  
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  
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  
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  
爲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予奉命考禮部會  
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故舊欲予少撓以  
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  
及也其在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  
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  
公請行之又欲輯今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

興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於四十六君初名智安仁宗以宣宗嫌名賜名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欲其祗念不忘也今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

温州府知府劉公謙傳

李濂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遺金環二弗顧而去源拾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洪武己巳自幼舉止凝重異羣兒祖母于甚鍾愛之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謙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教之語畢而瞑是時公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劬書攻苦永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勅給餉關陝



暨諭祭秦邸事竣還朝適洪熙改元乙巳復奉命鳳陽諸郡纂修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午授陝西醴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辛亥服闋被薦擢行在山西道御史兩以其績考于部臺俱上最時浙東平陽銀冶往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靖朝議推風力御史按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奸宄其惠遂息且其地與金鄉磐石等三衛隣居民素被陵轍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又壤接閩括健訟成風獄事蟬興公聽斷明允風亦漸革乙卯冬溫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寇適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丙辰春二月詔若曰朕祇承祖訓率循舊章敬天愛民罔敢少怠軫念民艱責在郡守務求得人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少司寇文淵特薦御史謙爲溫州守代已制曰可是歲冬公抵溫州廉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冠跣行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

輩咸賦詩頌公癸亥霖雨壞稼公祈晴復應有鹽運使王某秩滿而去舟過括灘夜被盜劫誣逮平民若干人公禱于城隍之神頃之罪人斯得開釋無辜公治郡善政甚多丙寅滿九載將考績北上適母王孺人訃聞公守制還哀毀成疾丁卯閏四月歿得年五十有九歿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命公孝友寬簡平居寡言笑外無矯飾性惡侈靡服食尚朴儉持正侃侃人不敢干以私予鵬成化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竊祿東海上而台溫其隣壤也公

暇嘗爲赤城鴈宕之遊一日宿能仁寺偶會永嘉一耆宿張燈夜話耆宿爲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淵祥符劉公謙二公之宜民也余因細叩之耆宿曰何冢宰之知溫州也在宣德五年庚戌實左都御史太康顧公佐刻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政使閩中黃公澤以何治行聞于朝宣廟賜璽書褒獎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毘陵胡忠安公澐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英賢知溫州無如御史劉謙者蓋劉嘗監銀冶於溫之

于陽既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朝議翕然稱愜厥後劉知溫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焉高渚子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呂蒙之於陸遜周瑜之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勛名不負所舉何冢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忝乎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識治體者苟能修明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必將有不忍奇寶橫棄於道側者矣

處州太守李君信圭墓表

王直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栢興路同知英叔英叔子皆春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如春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爲第三子在元李氏以貲富爲大家經亂盡失之君幼從父學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旣長學日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船餽運赴北京者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辨言於朝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

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  
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  
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  
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違  
忿君爲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  
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  
爲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  
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蘄州  
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  
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

年君爲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  
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曰以  
八人償一牛可矜也言之 上六人得免死畱守衛  
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貲爲同舟所害過縣以  
病死告冀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  
發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  
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  
需次者日遣十數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  
葬之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  
訟者以理諭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

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君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女以應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爲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卽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良皆流涕願畱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雨民大悅進耆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北閒地數十畝爲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

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益在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兄弟相友愛平居惇睦無間言

杭州府知府胡君濬墓表

魏驥

公名濬字源淵其先浙之江山人至曾祖始遷今江  
右之鉛山子孫遂以鉛山爲定居焉曾祖祖父皆有  
隱德居于鄉君年十三膺推擇爲邑庠弟子員性穎  
敏刻志于學甫冠中江西鄉薦明年赴會闈名在乙  
榜例授校官以年少辭願卒業太學俟再科未幾登  
第二甲進士出身蒙授主事自刑部而禮部自禮部  
而工部凡歷三部所歷皆卓卓有聲至拜勅命旌  
之贈封及其父母妻室天順改元膺近臣薦陞今知  
府惟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而君之爲也則從容

不迫若固有之於庶務之來必審其緩急察其重輕  
不爲威惕不爲勢疚惟主之以公行之以恕在必期  
其有濟而已不半載致有事輯民安之效由是賢能  
之譽溢于遠邇若闔郡之民罔不舉手加額愛之猶  
父母仰之猶神明焉久之躬行屬邑以察民之利病  
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君  
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之外有水可引爲濟特  
限於陸地不能致耳君曰地必有主特名其主論以  
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曰府公欲地開渠以濟吾民吾  
民其何敢吝其地不爲府公開渠以濟吾民乎君卽

名民欲其利者於地開渠田遂得水禾稼以蘇是歲  
致田大熟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  
山之水亦猶新城君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  
水乃名民致杼一所而時其蓄洩於旱不至于乾於  
澇不至于溢於農殊便民亦感其惠名其杼曰胡公  
杼至若新城有唐許遠忠臣之廟錢唐有唐刺史白  
居易宋知州蘇軾處士林逋三賢之祠其祠廟歲久  
傾圮君聞之曰是有關於風化者吾之責也卽出已  
俸爲倡率僚友及好義之士伙助修建至于一新以  
聳士民之瞻仰郡有老姦宿蠹武斷鄉曲者悉禽獮

而草薶之以除其為民之害於是聲徹上聞當述職于朝蒙錫宴禮部至有織金襲衣寶鈔之賜以寵異之焉

溫州府知府蕭公鼎墓表

周洪謨

君諱鼎字伯鉉潮州海陽人曾祖諱名祖諱苗考  
 永俱獨善弗試母許氏伯鉉為人清慎有節義閭門  
 嚴肅志崇儉素不尚浮侈自幼穎敏入泮宮治四代  
 書銳意績學凡官府勢利之門足跡不一至鄉居距  
 溪澗遠募工鑿井眾皆賴焉自奉雖薄而族黨親友  
 有急則調之無少吝歲庚午領鄉薦來會試途遇有  
 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滿文至而車行疾追不  
 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夫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  
 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妻泣訴曰微大人



虞復金  
卷之八十五  
二二  
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甲申  
登彭教榜進士授工部主事往遵化理鐵冶冶所素  
弊甚多額課常欠又有青爲害伯鉉盡祛其弊蠹負  
課遂克且有羨餘其恠亦息三載秩滿改戶部主事  
出理德州軍儲慎蓄積嚴出納德人多其能久之陞  
員外郎往督江西福建供應之未完者所至餽贈秋  
毫不受兩藩諸名勝皆重之不數日事竣而還吏部  
薦知浙江温州府事治溫歲餘疾作懇乞歸就醫藩  
憲大夫畱之不得乃爲達諸吏部始得歸暨至家終  
於正寢得年五十有六溫人哀之於乎伯鉉粹德君  
子也其所守足以勵人俗其所蘊足以理邦政而天  
不假之年可悼也已其同邑戶部主事陳軒舊僚山  
東僉事劉寅慨失良友乃爲求予文以表其墓

溫州府知府文林傳

文林字宗儒湖廣衡山人直隸長洲縣籍成化壬辰  
進士授永嘉知縣法度顯明強右拘孿值市舶太監  
兄弟鴟張爲民患以計擒禁之卒庾死而風岍峻峭  
不與世波人多忌之後改博平益挺直自將灑脫塵  
網其縣齋題詠有官貧自覺身無累謀拙從教俗取  
憎之句蓋自道其實云政成擢南京太僕寺丞滁地  
佳山水歐陽文忠遺蹟所在多題詠與李東陽吳寬  
莊杲諸公寄僧倡和幾百餘律東陽有夢中顏色見  
猶真并儘有餘才供世劇等句所以期待者不小時

草場多被豪強侵占具呈兵部清查畝數給耕種課  
租以助買馬支用又因寺政廢弛南京大小教場把  
總劉鐸黑亮等將印烙馬匹虧欠累催不行送印并  
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總等抗拒不服故違事例俱  
奏送法司并巡按提問於是各府州縣咸奉約束會  
服憂致疾棄官歸田 特詔督辟陞溫州府知府至  
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貪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風  
生照徹幽暗元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禱之  
于神夢鷹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殺  
之訊執遂服眾稱爲神明未幾卒于溫篋中無一溫  
物士民多哀誄之林學術優明精皇極數多所自得  
詩學陶韋不雕刻煅煉有文溫州集

杭州府知府呂公夔墓表

崔銑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  
永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爲詩已而予  
識呂君又得其經學其研究精密會意註外經義簡  
明發越無他長語時 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  
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  
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卽是秋又曰天南天北  
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菴  
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  
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

真州釐禁削冗因以抹荒貧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  
傭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  
瘞殍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  
自題曰近知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遷  
員外郎又遷南文選司郎中予亦來爲封部主事與  
呂君考覈詳嚴申敕典制劉鐵柯在司寇恃其奧援  
凌壓諸曹嘗爲撥歷呂君移文責之人皆喜君之直  
而快鐵柯之挫也正德庚午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  
來爲佳麗地習尚奢逸遨遊無休時過客廚傳上官  
供億曷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

仁恃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  
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  
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  
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禁織練踰年乃白君築  
室山水之間遂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嗟乎古  
之司刑者兩造俱至王訊卽施或懲惡或白寃不踰  
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  
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  
兇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  
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合憤疾言於當路

者而亦末之何嗟乎可恨哉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  
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穎敏  
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  
學探討日邃爲羣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  
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  
惡金克賚典大吉折以法卽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  
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  
造晦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  
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鞫卽得其情

屬吏有被誣停官者特爲洗雪盡力陂塘備旱澇運  
河爲勢家所侵疏而復之郡有越人大盜數爲權要  
所庇悉箠死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  
其主竟由是罷歸紹興士民垂涕若失父母歸構書  
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出其門者多位至方岳文行  
名世興久和而有容當官任事則毅然有執且性孝  
友寤喪執禮弟逢吉姪軒皆所教成立云所著有瑞  
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杭州府知府陳公讓傳

潘 埴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雲軒先世蘇之嘉定人曾祖大  
一洪武初戍于淮遂爲大河衛人公天分高器宇英  
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縣學由鄉舉登  
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斷明決羣惡竊視皆  
遁去卒擒首惡寘之灑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  
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  
人倚勢包攬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  
公收糧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器訟  
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徙逼

海寧城部使者詘羣策莫能治乃請去城一里許開  
支河築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海爭利海果  
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識鑿海寧人立生祠以祀省城  
奸人多托權勢家避匿糧差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  
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彊占  
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夏銜之誣  
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叅  
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  
吾本爲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叅奏落職都御  
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闔郡吏民冤號攀戀不慈

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子一刺不入  
公門會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  
友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于浙省  
巡察祀于名宦祠過淮言于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  
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

太守郁公山傳

王健

太守郁公者淞華亭人也名山字子靜號水軒五世祖華五勝國時治家縣治東偏後子孫世守稱縣所  
 郁氏云華五生原二 高皇帝定天下原二躬受戶  
 由占籍原二生駿駿生敏世有隱操而敏寬仁尤著  
 里人目為郁佛子敏生桂桂號雲樓即公考以公貴  
 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配李氏封太安人公自為童子  
 時厚重不好嬉戲始受書於鄉先生戴汝高所日誦  
 數千百言稍長即能屬文有思致工部公奇之試補  
 邑學生名稱已翹然諸生上矣然公志用世不屑章





何之學業寤寐良臣景行前哲嘗見世士大夫或詭  
隨以就功名慷慨歎曰嗟乎丈夫生值明時幸有官  
守之寄要當施教立政有以自表見顧可碌碌爲天  
下笑哉聞者已知其不凡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辛  
巳登進士第出宰龍泉龍泉故山縣習不嗜學公至  
首選教其子弟子弟感奮乃咸斌斌嚮風矣民或匿  
負公稅累糧甲賠賊公籍其名下令曰亟改而過自  
納不自納者罪無貸民懼爭自納糧甲始寧有周馬  
良者獷獫之徒也因縣介閩越聞工盜礦捕之急卽  
狐潛鼠伏遂峒間朝沒夕出歲以爲常閩部使屢檄

浙部使未獲且憂爲亂公以片紙指出之竟伏於  
處州縣時最稱龍泉縣治二部使因共疏薦吏部議  
才堪調繁例調知臨海縣比行龍泉民惜其去老弱  
相率趨而送臨海又幸其來亦相率趨而迎公在臨  
海彰善懲惡興利除害如治龍泉鄉大夫有改吏曹  
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覘之禮如常衆嘆  
服不敢復奸以私台州時又最稱臨海縣治竟任遷  
工部主事民攀畱不得因畱其靴未幾移司抽分浙  
江是司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  
幕一人者監收收翌日寓府庫自是奸無所容用著

爲式復命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溫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也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途安道跛足能行吾將以此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革積年曰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納曰免罰贖曰別善惡曰禁淹育曰時嫁娶曰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是時元輔張公雖歸 天子嚮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

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僂眉承睫不可形容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綸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工勞苦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旣委曲斟酌歸於節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易幾何家匣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名復在日月之際君勤

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爲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  
得無少非計耶公笑而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  
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  
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  
然旣退卽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  
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嬉笑具公正色  
曰君何不存大體劾兒女子暗中反脣而又過當吾  
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  
犯盛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  
人承奉之故耳假設吾儕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

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使微受風言又自害公  
將疏劾之旣而廉知其政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  
矣公治溫二年以痰疾暴卒年五十有六卒之日五  
邑士民驚號悲泣如喪父母比櫬發奔送者塞道有  
老叟十餘輩自山野來人齋盂飯匹帛跪攀而曰郁  
父郁父吾屬方幸沾濡德澤何溘然棄我化去也乃  
奠且哭涕下淫淫而退其爲人追愛如此故迄今父  
老有談及公者輒嘻吁太息不能已云公風範端凝  
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托  
交驩平生歷宦途第思報國其視功名之際若浮煙

流埃不足控揣尚書久菴黃公嘗稱曰遇人以誠是非毀譽惟其公無回從背毀又曰知守而愛人信今之廉惠吏也侍郎省齋陳公曰見道分明獨行不懼凡所當爲者利害死生以之故能不疚於利不惕於勢後二公以是著於碑誌論君子皆以爲然公觀歸之明年葬於祖墓蟠龍塘西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先生奉入名宦祠而泐亦奉入鄉賢祠 鶴泉生王健曰夫自敦龐之世遠偷薄之俗勝士大夫立身行已譬猶流波之趨下靡得而障防云余讀漢匡衡之書至所謂勇猛剛強戒於太暴仁愛溫良戒於

無斷竊嘆人生易偏之弊久之則曰不猶愈於今所見哉順逆之勢一異蟬奮之態遽分郡邑之吏委巷微末肆意風行炎門烜赫迎旨草偃蓋已併其偏者亡之尚安望其全乎揆所由從彼其中懷機詐速化以求濟其欲也夫郁公者忠信誠慤不爲誕美虛飾其所主本者視於人遠矣故能恬於勢利無有貫繫隨心應物時措皆宜觀其臨民之際專務德化筆朴鮮施似於行以柔道至其不加禮吏曹不屈志元輔堅持奉公之節力挽易頽之風何其壯也斯謂知柔知剛全德君子者非耶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愷祠碑

張時微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  
患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  
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  
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  
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叅軍包子太中郡縣學諸生  
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  
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  
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于世故不讓而

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徼乎其祠於寧者三葢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以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

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眾卽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况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鬪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慄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旣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

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言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其窠而擾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長矣愷不敏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  
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海獨立偉功此又  
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  
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  
二輩輒露刃坐乘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  
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  
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  
意修內治彼必畏讐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  
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  
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薪之策公實有焉

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  
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  
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費寔出劉將軍別駕  
方公葉以視篆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  
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寶山崔巍殿大邦海隅之東瞰  
扶桑洪濤春天白日黃巨鰲負極虹爲梁飛甍雲矗  
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強德星垂  
耀流耿光海氛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  
黯慘吹撓搶武人微功弧矢張公乃奮筆騰言昌上  
議不聽尸橫殭東南血染山河長 天子赫怒胡譚



唐律金 卷之八十五  
揚波寧海定烟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  
禍殃追公祠公獻蒸嘗願公鴻名垂大荒皇明之祚  
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裳公祠奕奕海泱泱三公騎  
龍共翱翔

紹興府知府岑用賓傳

順德縣志

岑用賓者葛岍人也字允穆父萬字體一進士官河  
南右布政使所至以清謹稱用賓父雖方岳謙約若  
家人子成進士推官衢州母喪服除補池州景王歸  
葬供張辦給事南京戶科綰六印多所論奏崇經筵  
購典籍議從祀擇師儒舉遺逸其大者嘗劾福建督  
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畱兩日夜  
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  
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内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  
指帥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

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  
官校虜我卒五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  
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  
比弄歌兒羞汗印紱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  
貲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鬪葺淫貪不  
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上高拱儁材  
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愜猜忌隆慶  
初爲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  
徐階 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  
邪正行孰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遁逃又正劾之曰高

拱文章雄俊筴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愎自用  
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思文深決非端人小則  
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  
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  
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  
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  
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  
云其治紹興持大體不苛細爲條教使木鐸以徇務  
在以德化民入覲謫丞陝之宜川猶尚以前過也至  
踰月卒葉夢熊時言邊事謫丞邵陽經紀其喪友人

太倉王世貞哀其遺文梓之初用賓嚴事南海曾應  
珪應珪嘗戒之曰材美易折玉美易缺予不能從子  
而翱翔子亦思免於難後用賓赴謫乃嘆曰昔慚柳  
下今愧應珪應珪內朗風節特峻故沉冥以混世蓋  
柳下之流

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

趙鏜

郡守湖南韓公蒞衢三載忽以萬曆三年六月二十  
日告終五邑士民哀痛如喪父母兩臺暨藩臬諸司  
咸咨嗟如喪子弟鏜於公有師弟之雅往哭之慟其  
弟上舍邦本君以墓銘請余不忍辭也公諱邦憲字  
子成別號湖南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諱四六者  
來家溧水之鳳皇山後析其地屬高淳遂爲高淳人  
高祖愷曾祖億潛德不仕祖烈贈知府父諱叔陽別  
號鳳橋仕終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恭人黃氏而生公  
自少以奇童稱嘉靖壬子余督學南畿一見其文卽

許以決科時齡甫十二後中戊午鄉試次年登進士  
時相國者欲引入館選公雅有遠見堅不赴授工部  
屯田司主事適大內工興夙夜事事不聽中貴請囑  
所節省甚多暇日與同儕購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  
沉潛玩索而於國朝典章制度考究尤精大爲尚書  
古和雷公所稱許甲子轉虞衡員外乙丑因念二親  
心動得告歸省未幾鳳橋公黃恭人相繼卒公居喪  
哀戚曲盡孝道而於鳳橋公所置義田義倉尤績述  
不怠時給諫鄧公楚望謫高淳行文田均糧法大率  
多本公議其兩臺所均官田之重稅減湖田之賠糧

暨應天府所減多徵料價歲省八邑銀米不下五六  
萬石則公倡義之功居多焉家居八載澤及鄉井不  
可殫述服闋出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領衢州初至  
同民疾苦首陳八事曰明大義曰明職守曰實節省  
曰復成法曰議賦役曰講實政曰廣儲蓄曰修武備  
皆本經術遵舊制而酌以人情土俗鑿鑿可見諸施  
行其爲政務崇大體嘗曰獻民者邦之表率節義者  
邦之廉隅乃祀漢龍丘長宋趙清獻以仰高風旌孝  
子節婦以勵流俗禮隱士高賢以獎恬退又曰人才  
者邦之楨幹興革者政之大端乃捐已俸以供生徒

之會僉絹戶以消機匠之奸覆運米以省軍士之賠  
 清羨金以抵額外之徵其他事不勝書其大者則兩  
 浙賦役全書是也他其最所留心者衢之輕折米爲  
 隣府所借一萬八千五百石方急擬請還以備災荒  
 而疾作不遂矣當道稱公有邁往直前之氣有憤時  
 嫉俗之心有濟世安民之才有考古證今之學真不  
 誣云公儀容溫雅性氣寬和與人坦夷徑直絕無喜  
 怒成心學術正大心胷開濶常以古人自期待而天  
 下事無不理會隨其所扣滾滾不窮天資穎敏每日  
 觀書多至寸許而

終身不忘所作詩文多不屬草惟  
 手錄皇朝列卿年表尚未脫稿云

杭守方思善揚傳

汪道昆

思善者方太守字也思善既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  
 京戶部尚書郎坐譖以隨州左徙廷議卒直思善不  
 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譟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  
 官太守矣系以字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  
 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  
 里中道而瘖假之以年瞠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  
 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  
 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  
 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夙夜愈益孳孳病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徇二郡而勞有加過嘔血如  
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  
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齋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  
身隣媪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  
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即父黨遇思善  
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  
綿叢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過喪王父母幼而盡  
哀既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  
大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  
貴亦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畱都舍僅四壁以居

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  
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患貧天祚吾家厚矣自  
曾大父有積行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諸躬行  
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估畢承家五世  
專門何論裂土彼儻然者糞土也揚何有哉封大夫  
躍然起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唾清白行矣  
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則自秣  
陵來奔幸猶及斂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幸以手  
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母視  
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盱乃瞑終身不食其言

忠弟廉死宛陵廉亾後哀之甚既而亾忠子時敏拊  
心而慙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羸博  
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浼秋毫若塗炭出舍不持  
一器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以共資  
斧陝五十緡隨三十緡蓋居陝三年猶取諸俸餘以  
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爲御鴻  
臚屬糾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糾者持州大夫蒸  
履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蓋州人以貲郎隸  
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銜之甚陰主之思善業已察  
其由置不辯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察方跡

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藉江陵張甚則自  
其鄉沒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佯言爲社田贍諸不給  
抵思善爲文侈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閑大以  
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闌出庫金思善卽主語連子  
及則又以流言譏執政郟疾以要必行三人竝從量  
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斬思善君肉若骨若血君  
牙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及之謂  
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沉爲不及君驩然而別浙  
漕卒贖諸糧戶不贖則譁監者亾敢誰何率以糧戶  
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

虞律錄 卷之八十五  
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是班漕卒  
以什伍進皆銜枚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其班人至  
各以肩相授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譁軍吏賄賂無所  
發故以稅入激大農大農詰之則囂而愬稅出糧戶  
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陳留部  
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  
何事解思善由由然任職端居自如失得不入於心  
故無憎喜及杭州力疾視事獻歲失囚或言守寬或  
言守病民間懼守將自及皆爲守危思善聞之引而  
罪已寬則吾心也誠不自知其過寬病將不支第不

得謝爾旣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觀  
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其  
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陝州則分陝地也名  
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羸法故削籍亾  
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奔命故罷民告窳而  
訟故煩農故惰倉廩虛而歲故無備干振廢而民故  
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冗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  
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廚傳格驛  
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  
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



則樹木於塗以泥剝騎患竊則嚴警跡以彌作姦患  
掠則立保甲以譏聚藪於是先之以明作繼之以勵  
精本之以慈良持之以惇大民事舉矣形家圭測學  
宮水法不利積二十年所賓興詘焉乃引渠水通泮  
池蓋鑿山濬流不憚征發以興大役會歲惡則出粟  
以鳩工工不名而來民不賑而給庶民饗其灌庶士  
承其流境內皆言伯則甘棠侯則甘澤功等爾則又  
以士未知學則授之室以樂其羣士未知師則尸祝  
先正先生以樹其表士未知誦法先王則篋遺書以  
授其業士未知經術則爲之期會而躬課之以程其

自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隋猶治  
陝也獨其城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  
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故連澤藪  
謹備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納結諸巨室應援捷  
于率然卽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名之郡數其  
罪斃伯良郡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  
竝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  
以賊噬子錢家乃悉名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  
待命卽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讐市中大便丞  
請絜爲令嘗津行赴芘郡中夜數十艇逆舟思善據

席而叱曰盜乎吾秀州丞方使君也艇皆羅拜請護  
行前途或不利使君我等且以一艇先驅爾比還報  
皆辟易乃辭使君思善手呼之曰來爾曹皆吾隣國  
赤子也歸矣亟易業爲良有如異日者坐吾庭則吾  
有三尺在今而後第受吾戒毋怙終羣唯唯而應曰  
使君得天百神保矣我等幸得聞使君氏庶無獲罪  
于天藉第令矇無死所矣今而後願受羣不逞之戒  
毋夜行思善以七校故多材暇則進諸生與之講業  
其間或抱高義卽未及門而愈急之嘗署嘉善則以  
其邑當下流亟爲之堤以捍水患其後經野之令下

則郡丞董七邑之戚丞出舍周行蓐食而露宿五日  
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有加五日而  
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聞者效尤  
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名首事者詰其由卽不  
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橫目爲從目哉威福  
在朝廷毋干鈇質于是人人惴服退而稱神君以功  
觀思善者則曰治陝能陝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  
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沒乎  
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勦  
說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旣灌而往芻狗安陳游

衍則舍黃山出王則奮靈谷人知其登高望遠踞石  
漱流僊僊乎遊也不知其爲默存爲見獨獨觀昭曠  
之原卽授簡成一家言一稟于心得及居郎署徧誦  
六籍百家言道德則師心言文辭則師古文法秦漢  
古詩法魏晉近體法唐要以論道之騁然中桑林之  
舞於留都說焦弱疾於浙說宋以德袁儀卿顧思善  
之言必有槩于中益金口而木舌者也凡諸眇論具  
在伯子時化譜中大都默成者什三冥契者什九言  
言旨矣嗟乎思善已矣豈其言與之俱朽哉思善內  
直外方率以巖巖取重疇之三德其將疇歸乃今則  
其選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  
一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寧詎知其所稅駕乎  
所稅駕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紆之衣其平而  
舉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  
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以歸自思善始思善  
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  
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  
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所立其三十  
之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靜而安矣耳順則  
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

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彊立不反者邪其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之人乎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王時槐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

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卑詞請具衣巾曰不爾  
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  
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  
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  
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竝得以常服入闈  
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  
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  
薦得內名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  
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  
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主  
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  
於惟精是謂博約竝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  
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晚乃著易  
緼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  
皇掖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  
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  
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  
有櫻其鋒人以爲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

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  
視平時何如荅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  
也第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  
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  
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  
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爲南鴻  
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  
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爲嘉穀之種云  
以鄉舉官新寧令

温州府同知區益傳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少穎異淹貫羣籍舉嘉靖庚子  
鄉試授都昌知縣有善政以忤使者改泰順是時島  
夷竊閩浙甫下車而賊五千突至泰順在萬山中不  
虞海寇無備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  
民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是時夷有所向邑  
無堅城微泰順創之東甌幾殆上功幕府無千金不  
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是時 朝廷憂島夷甚越常法

出高爵以待有功奈何千金失士哉益至慶遠有古  
田之役得之如一敵國會奔喪服除補温州士民喜  
曰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又以忤當路賦芝田  
歸文多不錄益性孝友居喪骨立忌日必哭兄弟蚤  
喪撫諸孤猶子也四仕郡邑皆有惠政直道而行輒  
不合民亦輒祠之生平好左氏兩漢文杜詩撰述亦  
有阮溪草堂集子大樞大相大倫皆與計偕有詩名  
家學也

區叔謙傳

潘士藻

予在東甌遊瑞安仙巖梅雨潭有扁揭前同知區益  
名知爲故泰順尹也然無識其遺事者今詢之乃高  
明人字叔謙始令都昌以忤部使者改泰順時島夷  
輻閩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  
五千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  
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蘭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  
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會奔喪起補温州士民喜曰  
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以忤當道歸予按島夷  
犯温州時同知黃公釧死于兵郡人王僉事東華倡

虞衡錄 卷之八十五  
義旅死于戰皆被卹典其事猶傳而獨不傳區公令  
泰順事豈以泰順之微也而不足功耶錄之爲溫州  
備一故實焉

同知溫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

議黃公劔墓志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參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  
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  
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  
戎伍修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詠稱之曰府君文武  
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孰  
孰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  
卽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  
者寸在益嘗書其語楣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



廣德金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三  
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  
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  
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  
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  
軍壘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  
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  
酌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  
乃竟前薄於賊公彎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  
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  
掩壘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

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  
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劔斷其指曰去之  
而吾不歸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坐而脅之  
降公叱曰世有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  
夫子我千金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  
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之  
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爲震悼特超贈今官  
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  
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

唐書卷之八十五  
臣矣公諱釗字珍夫世爲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  
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爲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  
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  
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卽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  
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  
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  
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  
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爲邑弟子時  
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扶賢賜與人  
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駒爲其同舍生固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  
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  
苞苴迫其歿不能具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林宜人  
行購屍已靡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魂葬於  
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州事以  
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  
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概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  
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皙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  
最宜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戰而搢紳大夫僅死守  
此豈以帷帳籌策爲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

且爲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卽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  
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  
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報能死者介冑也  
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  
哉是宜銘  
銘曰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滸魂  
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  
而不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

劉麟

嗟乎騏驥已厄于鹽車之下又奪其飼秣焉駿足未  
馳而收其骨伯樂後死傷如之何幸有水南太史今  
韓幹也未爲不遇吾年家湯子右卿訓庭豪特官惟  
郡佐今也哀憤窮屈以死得無類乎右卿用與時乖  
予何敢知其負奇邁往予亦何敢不知初擢湖州府  
通判邂逅吳門因承乃祖廷尉年兄里居之適爰及  
宅兆之祥語意頗洽麟心計右卿必以判職爲難凡  
一再接竟無一語及此惟懇懇商訂陽峰閣學之文  
將條分類萃以傳曰某近業多得於此又出李何詩

刻以贈曰某吟詠之資亦有得于此明日會飲于翰  
詔文衡翁之家論書論文法古拳拳麟也耕隱吳興  
者垂四十年判府之至無慮數輩注意于此者寥寥  
右卿能然可謂奇矣及至履任側聞其吟眺湖山之  
間詢之郡中胥史曰我公晨起坐判府視事纔食頃  
百務排解略盡當晝無事故臨眺爲多又奇也無何  
太守疾疾且入覲監司者知其才以郡篆屬之時僚  
案濟濟若馮箕谷以名進士節推於此當路置之惟  
右卿是托嗣是益用展布惟明惟威決壅剔蠹不逾  
月而庶政悉舉儲計惟克固固惟空優老勸賢綽有  
祖風若泮宮諸制則慎飾其舊若逸老一堂則創始  
于今久之旣通旣和日有餘力廼摛獵遺文極于琬  
琰藻跡咸萃以爲未也又求義獻二書翻刊流布自  
此郡閣蔚然圖書之府論文多暇臨眺如故嗟乎吳  
興名郡部使者接跡于道往往程督號稱難治藩臬  
重臣旣總其凡又分于外上下紛然右卿視篆出其  
緒餘酬之無不曲當御史臺嘉其才蹟隆禮獎勞一  
郡大驚稱爲卓異其奇尤著居歲餘以督儲去郡自  
此不返矯矯右卿胡爲敗績意者有流矢在白肉乎  
國家考課黜陟俱有程式巡守考郡縣而白于藩臬

虞循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一  
潘臬總其凡而升于部使部使者又臨歷躬親覈實  
然後達之銓曹銓曹交據互求黜陟乃行今右卿方  
以才能布昭上下聲稱籍籍奄忽至此名位若日度  
外身亦由之溘然年纔四十有四得禍之日行道銜  
悲以若人有此多奇何也或缺其一則世業以蕪缺  
其三則必無其四廷尉高門才俊種種必審所尚吾  
知免夫假令右卿居官守職如位而止顧安有今或  
謂款段賢于騏驥豈理也哉予讀冢器子舟所自爲  
狀能述其遭讒去位之變至于諸奇則略而不言夷  
考其故右卿敷政湖南子舟卒業澄江雖嘗一至數  
日而返厥考之奇恐未能具見于故表而著之右卿  
名世賢別號楚東其遷除本末以及子姓姻戚之詳  
已具水南張太史志中茲不復贅

吳興司理百川孫公樓墓志銘 瞿汝稷

公諱樓字子虛別號百川其先于元大德時諱君  
者任平江錄事司主司因家海虞主司子千二公生  
封刑部郎諱文敬封刑部郎生刑部郎諱紀刑部郎  
生封工部主事諱艾號西川初以素封著聲雍容好  
賢長者之車恒轂擊戶外旣以子貴獲封封工部主  
事生工部主事諱舟工部主事生庠生諱一元娶繆  
生公庠生蚤世益公生甫五齡也而執喪如成人及  
就傅機穎卓絕逮十齡以母事黃冠家言于真武御  
世日齋居屏飲食操觚爲皇鑒辯以寓諷詞辯甚見

者擊節一日而譽騰里中里中兒凡以經稅名者率  
溟滓而弟之既長執經于邵公伯如未幾遂與角立  
歲丙午督學使關西楊先生掄材稱海內第一得公  
文以首邑髦士是秋舉于南畿既七試禮闈輒不得  
雋其在已未分試某寔公丙午同舉士使客密示意  
謂一第不難爲故人地恭謝曰孫生乃藉故人第耶  
堅絕之始人知公惟以文藻至是則咸以行誼推矣  
逮戊辰以久隱長約無已時就除吳興司理爲治平  
而不苛第問法何如不事文深第折以哀敬不爲鈞  
距上下咸安之歷攝諸邑篆皆以愷悌名而于蒐慝  
之有與援莫可誰何者則務鉏剪不貸嘗署郡事  
璿璉里豪爲苻萑暴客之藪其里子女有穉齒而靡  
曼者率爲所漁欲斬免者必薦重資黨援甚固人之  
憚之猶狎偷之憑楸林峻谷公廉得其罪狀朝逮而  
夕成讞立格殺之其疾惡又如此時李于鱗先生王  
元美先生後先爲浙臬司雅重公學數賞譽公于是  
兩浙監司無不爭相推轂而同列有爲上官子椒者  
適其人與計偕事以蜚語中公顧物譽方隆不能深  
中而議量移公方攝歸安篆聞卽命棹歸未幾移漢  
中公曰吾直可駕吳興何躡苟直靡容寧貸漢中吾

不能再辱將尋潘輿太夫人是娛耳親故強起不可  
時歲辛未也及壬午而太夫人卒公猶孺子慕涉癸  
未未免喪而以疾卒蓋歸而侍養者十年也公明敏  
無伍喜詼諧抵掌而談川湧響應皆出人意表聞者  
莫不懣然心服學無不窺于音律少擅仲容之識微  
酒雖不能鯨吸牛飲而善與酒人歡接放浪罇俎間  
卽起曼倩于九京頡頏伯仲耳乃其佗係廓落之辰  
而嚴杜故人之私援其視以不義博一第若強之帶  
死蛇而喙腐鼠惟以幸不及已爲快其節槩又何峻  
挺粹白也漢中之移尚可復奮而戀戀太夫人致弄

維之懼且十年薄丹轂之榮隆白華之孝其敦倫篤  
行真足以風今之人徒慕說公之遊戲近人者而不  
知公所自持其賢于人遠甚嗟乎公之視義不義猶  
世人之視隴廉孟姬豈所得于天獨厚哉直能保所  
不眩于隴廉孟姬者亦不眩于義不義也乃橫一世  
而求能不眩者猶求三秀于叢薄可不大哀歟蹟公  
所不眩者洵足儀刑于世矣公生正德乙亥年八月  
十四日卒萬曆癸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得年六十九



知縣何傳

順德縣志

何昌者黃連人也字克昌 國初法峻人莫肯為郡  
 縣學生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為縣學生豪長者  
 為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者登庸貴矣  
 何免為遂代兄為南海縣分立順德為順德縣學生  
 舉鄉試知麗水縣甫三月以內艱去服除補宣平宜  
 平故麗水分也道出麗水麗水之民爭迎焉其為政  
 寬厚無擾邑方草創乃修學宮置祭器繕公署樹坊  
 表庶務具典役之以義民亦為盡力邑有劇盜毒痛  
 聞浙諸郡縣兵不能制昌設方略禽之淫雨水溢漂

卷之八十五  
六十二  
民居先賑後聞請減歲銀一千餘兩九載致仕卒孫  
宏鰲烈

知縣葉宗行傳

葉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讀書尚氣節永樂  
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蓋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  
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  
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  
尚書原吉來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  
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為定役法俾  
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  
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  
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汝驗之蛇返入

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  
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  
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  
多虎暴宗行爲文祭之虎遂斂迹 仁宗在東官聞  
其治行戒所司不行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  
魚乾一裹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  
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  
曰此位可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  
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  
自爲文以祭錢唐人至今稱之謂不愧古循吏云

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汝敬行狀 鄭騰海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歛西貞白里公  
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  
日出人表尤善爲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  
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懽服嘉獎然屢  
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爲大  
司成一見奇之教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  
先生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  
連舉永樂乙未進士第觀政秋曹適吏部掄選天下  
俟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

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  
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過  
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  
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  
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道其事者役  
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爲畿內大邑號叢脞  
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嘗有中貴人臨縣  
索賂甚急公不爲動遂給入見縲紲之欲置之死士  
民遮留解還公卽以狀聞 太宗皇帝怒欲置中貴  
人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代去 朝廷適

有六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  
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 天怒也請役之乃已  
旣又謂工不宜久興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  
府上虞縣先是爲令者適以貪冗去民素知公名皆  
踴躍歡迓載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爲之抑豪右勸  
農桑賑饑窮治輿梁棧道而大興其學宮官無愆期  
之需獄無畱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  
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  
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爾  
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克塞宇宙

今有以百發饒令者否

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荅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公為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閱其貧贈以綿絮南仲猶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索詩為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為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居家也首勑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太夫人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暇

日幅巾長裾逍遙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畢公昌知府張公巖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卒享年七十有五嗚乎吾歛古稱多士然未有第進士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奮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能繩愆糾繆以輔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鮑趙唐之風而不忝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亦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焉

德清令張君俊墓碣銘

王直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貲富甲一鄉大父  
日宣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  
浦故今爲江浦人父克遜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  
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民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  
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儕輩上會朝廷脩永樂大典  
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  
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祿有  
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  
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

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徵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將構君君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嬖讎天乎吾無患也旣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卽畱置幕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衆君一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略不朞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

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生我先避匿民將何恃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敏欲遣入縣庠其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學官弟子民有許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爲姦利恣暴橫昔爲縣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爲子侃娶婦

而無貲君卽以女妻侃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晝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爲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適者凡十三年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有七子瑄取進士爲刑部主事壻李侃與瑄同年登第爲戶科給事中

仁和令陳公榮墓志銘

顧璘

顧璘曰甚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棼以達惠窮以仁勝侮以彊剗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關職矣何其艱哉若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乎是已仁

和居東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者道出笏午迺見厨傳之節率日數番未厭公爲令戴星出入案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慮雖政出監司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什五監司曰亦足矣公曰災應如此奈何厲民以豐國乎卒守前議方冬發民築海隄民多凍死公曰



邀遠利以蹙近害民何以堪遂罷役有權璫至杭脩  
梵敎謬張爲侵斂公執義辯折竟免濫耗其它政由  
已出者悉豈弟有則協於羣心踰年政成野有歌頌  
乃興庠序之敎毀尼舍增飾學宮建社學十許所導  
迪詳至禮俗日振凡御史歲巡罔不旌禮之嘗上御  
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力正風俗崇節義  
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仁  
愛謹出納清囹圄益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薦  
之銓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田  
南郭窺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事殆今老且卒矣嗚

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如公而卒莫大施天國鞠王  
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公諱榮字仲仁其先括蒼  
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元中書右丞  
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湖廣左布  
政使祖某以閭右實京師始爲上元人公生而穎異  
器幹偉岸爲諸生卽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  
職孝友恭信孚于內外卒年七十有四

厲青田昇傳

邵寶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太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之曰青田君自爲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建接壤間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蓋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而哭曰厲公早至豈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銀礦

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產必  
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  
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  
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礦一至  
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  
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  
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  
君竝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  
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旣爲立碑復建祠  
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二泉邵寶  
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  
爲浙東巖邑而厲君爲之遺愛在民去而思之沒而  
弔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乎是者不然此豈聲音笑  
貌所能爲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退於是青田  
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詢君  
遺蹟益無間吾鄉評云

奉化知縣徐先生獻忠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行部吳興稍爲經紀其喪而志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爲君父配某孺人實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髻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卽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褻然爲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旣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爲撻獵裨官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亾昏且農圃醫十支

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繇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華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爲文人行其揚扇風雅上下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爲吾汝也君去禮部爲吏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爲君謝曰令易及只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巖而城蛇虺禱居民俗陋而好

訟君不爲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爲膏劑費典禮揖遜彬彬如也君所爲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京君佯爲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爲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爲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

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斤  
置墓田旁構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  
雙桐偃蹇板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  
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不聽去春  
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菰蘆  
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顧公諸大  
老爲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君不峻  
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咎肆於九經作春  
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鑰  
伯陽以破玄扁作參同契亥步心測璞算神啓作大

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徇知郡將冀酬山  
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  
詩品朱邑旣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禱著詩  
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  
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  
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  
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  
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  
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  
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

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  
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  
生四子爲文榦文核文果文榿女六孫男某葬九霞  
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  
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  
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爲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  
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曰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  
請以易而名庶幾爲寓公爲鄉先生

介庵葉侯祿墓表

方 豪

始豪爲書生時則聞笏縣有葉丞者民號爲葉一側  
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爲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  
公之反也民曷愛焉旣而予縣闕令天官以葉侯補  
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卽常山之愛可知開化也豪復  
疑焉以爲丞未有顓政使有他德稍及豈卽爲戾令  
非丞也一側而百懿微矣比侯至門廡蕭然餽謁無  
所容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親身農圃之事每  
食罕市裁穀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  
事至其室以王瓜青榴并所携檳榔襍爲一器而饗

之時有哂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爲動嗚呼此非  
一側于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宮明倫堂災前令  
程倫爲之甚壯尋又災侯至卽欲爲之或說之曰未  
有惠澤于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  
教化之出也教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爲亾疑  
矣遂役民以爲且親董之壯逾于昔而費寔省焉嗚  
呼此非一側于興教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爲  
險結族爲彊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愈  
滋侯廉其不法事必痛繩之仇憾焉計將復侯或以  
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况未必行乎

繩之如初仇果疏羅織欲以中侯侯弗悔焉嗚呼此  
非一側于去惡而不可搖者乎侯之改任也常山之  
民在都下者詣闕借寇甚懇時開化之民無有在都  
下也使有之必先於常山矣及聞其爲感恩有也而  
恨亡有在都下者矣爲感恩凡三載而歸歸凡七載  
而沒感恩之民無以異于常山開化也至于今三縣  
言及侯者必曰好官好官亾以異于在任之日也侯  
之所謂一側者如此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侯  
其庶幾乎侯之沒其子蕩寔之餘于餘于人張吉旣  
銘其墓蕩起復來京得新輿將行謂豪曰子知我先



人者我先人重子之文敢以墓表請豪愧文之負侯  
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表表其著于開化者  
撮其實例其餘爾侯名祿字文科號介庵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涓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呶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籍隸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  
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  
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隸然長  
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  
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  
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 沉

余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  
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  
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  
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  
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超父  
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  
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於道  
中拾鏹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  
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遊蘭

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  
於莆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  
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  
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  
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  
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  
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  
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  
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  
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  
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  
粟耳 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  
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若  
千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  
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畱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  
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  
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嘉興府教授贈南京刑部尚書戴公暉神道

李東陽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  
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錢塘縣徙浮梁至子今居焉曾  
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濤洪武初有副徵不就考  
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  
復以珊贈刑部尚書母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  
諱皞士儀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彊記詞翰穎出永樂  
庚子舉湖廣鄉貢有司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  
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知向

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十科自是舉者不絕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晚化其教者亦多有之秩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闋擢教授再蒞嘉興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賂按察官彊公公執愈確坐是忤意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誦庵至是號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貧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應舉時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柳州高信也旣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繻乘馬觀海諸衛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陽知縣張光啓僞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之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顧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

浙江仁和縣學教諭聶大年墓志銘

王直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  
 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  
 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鑿渴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  
 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  
 書日誦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  
 意古人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臻其  
 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  
 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

傳於遠邇迎其母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  
孝母之心歡焉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  
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  
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  
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  
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  
用有成登第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  
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  
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  
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  
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凡  
與善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殆大年知不能  
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恩下負平生  
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  
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也予初  
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  
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直可謂奇偉非常之士  
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  
傳後及被召來京師心竊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  
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迹則

廣德錄 卷之八十五  
疎矣大年病甚遣門生李昂持簡來言身後事蓋欲  
予銘其墓予聞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予  
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  
及其卒也年五十有五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

教諭黃先生諤祠堂記

周瑛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  
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叅知蜀藩政事因巡  
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  
姓黃氏名諤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  
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顯登進  
士第爲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  
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  
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  
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



立編氓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  
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  
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  
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  
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  
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  
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  
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撻楚務從善乃止故廣元  
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  
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先生旣歸諸生指其所修

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之  
遺澤也是其可忘乃卽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  
生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  
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  
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  
是已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  
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  
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略推以捍賊先生  
部署既定乃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

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  
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岍諸小舟莫肯前先  
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  
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  
予聞諸先生之孫顯而熟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宮  
之內近學遷而祠毀叅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  
重立之此見喬公秉彝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  
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  
義類書之使廣元人并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  
慕興起願爲先生之所爲者矣是爲記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  
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  
律與夫裨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摭彌剝剔必求緣起  
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  
轍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  
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  
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  
骯骯之言先生旣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  
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

虞律錄 卷之六十五  
過之者每賓與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  
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  
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  
入試內廷復袞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  
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  
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  
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  
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  
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  
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

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元  
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卽上  
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名見輒款  
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  
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  
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  
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撻奪志其言  
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叅  
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

庸傳錄 卷之八十五  
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經學啓蒙奇字音釋禮記辯疑氣候集解濯纓文集和會稽懷古詩補文房圖贊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乞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牆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

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  
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  
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  
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  
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甦然骨  
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軀  
至沒齒軀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  
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  
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  
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姊姒雍睦自

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嘻嘻之聲其  
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  
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  
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  
邊輻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  
恩禮款曲卽素婉變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  
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  
無圖畫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  
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  
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疎濶使然

廣德金 卷之八十五  
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饑人未嘗忘  
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  
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  
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有  
所不及則醵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  
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  
振急排難爲豪舉其生平塹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  
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  
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  
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

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  
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覆必伸已說不少姘  
媿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  
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  
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  
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  
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  
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  
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  
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

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  
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  
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  
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  
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  
松爲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  
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  
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  
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  
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

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  
落格式而易以爲宥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  
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旣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  
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  
操欄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  
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  
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  
說歸而以語公力從史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  
道通沒十餘年旣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廣德錄 卷之八十五  
王革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虚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孚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

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



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揭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  
 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為諸生地方  
 利害休戚疊疊為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  
 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為天下賀或聞進  
 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為之廢筋每得忠  
 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  
 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

自揭廬歸數人郡訪余相與講劇益切又邀余訪養  
 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志其娶妻  
 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  
 死於毀上女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文獻錄卷之八十五

終

